

他述篇

我亲历的文坛往事

忆名师

李霁野
许钦文
胡风
周建人
姜德明
端木蕻良
丁玲
陈漱渝
冯乃超
赵家璧
.....

100期集粹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他述篇

我亲历的
文坛往事·忆名师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亲历的文坛往事·忆名师/《新文学史料》编辑部
编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4.7

ISBN 7-02-004787-4

I. 我… II. 新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
当代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67532 号

责任编辑:张 敏

责任校对:杨益民

责任印制:李 博

我亲历的文坛往事·忆名师

《新文学史料》100 期精粹

Wo Qin Li De Wen Tan Wang Shi · Yi Ming Shi

《新文学史料》编辑部 编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622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24.875 插页 2

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ISBN:7 02-004787-4/1·3681

定价:38.00 元

致读者

不知不觉间,《新文学史料》伴随着诸位读者同仁已有百期之遙了。她创刊于十年浩劫之末,当时的种种磨难,历历在目。所谓“历劫常新”,虽略带苦味,“柳暗花明”也让我们存留一阵阵的欣喜。百期“史料”正是三代编辑同仁的共同努力的结晶。

如今,我们将三册皇皇巨著奉献给读者诸君,说她是百期精粹——汇集着百期精华所在;说她是百期精选——凝结着我们的编选之劳。

朋友们,期待着您的批评指正!

《新文学史料》编辑部

二〇〇四年

目 录

关于鲁迅

李霁野	鲁迅先生的母亲	(1)
俞 芳	鲁迅先生的母亲谈鲁迅先生	(5)
钦 文	砖塔胡同	(11)
胡 风	鲁迅先生	(20)
周建人	鲁迅和周作人	(79)
姜德明	鲁迅与郁达夫	(89)
端木蕻良	鲁迅先生和萧红二三事	(128)
丁 玲	鲁迅先生于我	(135)
陈漱渝	“相得”与“疏离” ——林语堂与鲁迅的交往史实及其文化 思考	(150)
冯乃超	鲁迅与创造社	(173)
陈漱渝	鲁迅与狂飚社	(183)
赵家璧	回忆鲁迅给“良友”出版的第一部书 ——关于《苏联作家二十人集》	(207)
唐 弢	《帝城十日》解 ——关于许广平《鲁迅手迹和藏书经过》 的一点补充	(220)
胡 风	鲁迅书信注释 ——涉及我和与我有关的情况	(227)

唐 弢	影印本《申报·自由谈》 (1932.12—1935.10)序	(242)
袁良骏	关于苏雪林攻击鲁迅的一些材料	(253)
张蓬舟	鲁迅逝世采访记	(264)
胡 风	关于三十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 二十二条提问	(270)
锡 金	鲁迅为什么不去日本疗养	(303)

关于陈独秀

台静农	酒旗风暖少年狂 ——忆陈独秀先生	(317)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关于周作人

贾 芝	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 ——他与李大钊的一家	(324)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关于胡适

冰 心	回忆中的胡适先生	(334)
胡 明	胡适的小家庭	(336)
陈漱渝	飘零的落叶 ——胡适晚年在海外	(353)

关于郁达夫

于 听	说郁达夫的《自传》	(374)
-----	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于 昀	郁达夫与创造社	(445)
了 娜	郁达夫流亡外纪	(463)
胡愈之	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	(489)
今西健夫〔日本〕	消失于南洋的郁达夫	(512)
铃木正夫〔日本〕	郁达夫被害真相	(520)
郁 风	盖棺论定的晚期 ——《郁达夫海外文集》后记	(526)
郁峻峰	郁达夫与服部担风	(545)

关于徐志摩

沈从文	友情	(554)
赵家璧	回忆徐志摩和《志摩全集》 ——纪念诗人逝世五十周年	(559)

关于沈从文

巴 金	怀念从文	(586)
施蛰存	滇云浦雨话从文	(602)
蹇先艾	回忆老友沈从文	(612)
田 涛	悼念沈从文先生	(618)
刘北汜	执拗的拓荒者 ——怀念沈从文先生	(625)
古 华	一代宗师沈从文	(642)
傅汉思	初识沈从文	(650)
刘祖春	忧伤的遐思 ——怀念沈从文	(654)
陈 明	澄清几件事	

——关于刘祖春同志《忧伤的遐思》……	
.....	(705)

关于俞平伯

蒋和森 记俞平伯	(715)
木 示 俞平伯的晚年生活	(720)

关于鲁迅

鲁迅先生的母亲

李 霁 野

我是一九二四年秋认识鲁迅先生的，一九二五年未名社成立，往访先生的次数就越来越多了。时间常在晚饭后，只偶然在下午，所以先生在京期间，见到太师母的时候比较少。只有几次见到她，总是在“老虎尾巴”前半间左侧一张藤躺椅上偃卧或坐着，戴着眼镜看书或看报。我一般问句安，她微笑打个招呼，没有说过话。

一九三二年，传言先生在上海“一·二八”战役中遇难，我到西三条去打听消息，恐怕太师母她们生活困难，将鲁迅先生早借给我的百元奉还了。这时我第一次同太师母谈话。她身体健康，精神饱满，两眼炯炯发光，心胸开朗，一看就使人觉得她是一个坚强的女性。她说鲁迅先生也还没有家信，但谣言常有，未必可靠，已经去信打听，估计几天就可以得到回信了吧。她知道我在天津女师范学院教书，是专程前来的，表示十分感谢。她说鲁迅遇事不惊慌，很稳重，也很敏捷，料想不至有什么意外。我看她十分镇静，也就安心了。

这次我得知太师母生活十分有规律，很少生病，写信与一般事情由鲁迅先生一个学生代为办理，并无困难。以后我听说这个学生是宋紫佩先生，我未见过。生活费每月百元，由鲁迅先生按时寄来，家信也常有，都是先生亲笔写的。

由于我的疏忽，我托转给先生的信并无地址，太师母通知先生

还钱的信自然也不会写明,因为我没有告诉她一年多我未给先生写信。几个月后,先生无意间得到静农的住址,他立即写信给他,并附信转给我:

“前接舍间来函,并兄笺,知见还百元,甚感。……早拟奉复,而不知信从何寄,今日始得一转信法,遂急奉复。”

这就是鲁迅先生对事待人的态度。最近我把这件事同和太师母一次会晤联想起来,觉得先生颇有受母亲影响的地方。

鲁迅先生逝世后,我去拜望太师母致慰问之意,并想了解一下生活情况。她说大先生(总这样称鲁迅)一生生活俭朴,虽然没有积蓄,从过去情况看,他不会不想到自己,让她受饿的。果然,生活费由景宋按月寄来,没有感到任何困难。她体谅到上海生活也一定艰苦些,嘱少寄点钱,因为长期工作的女工已经去世了,不想再请用人了。真是明达体贴,无微不至!

这一次也谈到,鲁迅先生逝世后,许季葦先生约同二先生(总这样称周作人,有时称八道湾,周作人的住宅)去慰问太师母。许先生的意思是想要周作人承担太师母赡养费用,至少承担一部分。太师母绘声绘色叙述了当时的情况。许先生三次在谈话中委婉地说,此后二先生要增加负担了,但周作人一声不响,仿佛没有听到一样。太师母谈话的口气神态我无法形容,我只能说,很使我想到鲁迅先生文章的风格和谈话的容貌。但太师母为人是十分宽厚的,她说,八道湾生活一向大手大脚,钱总不够用,这时再增加负担自然很有困难,不吭声是有苦衷的,何况他还未必能作主。这就是慈母的心!鲁迅先生也是十分宽厚待人的,很有先激起先生盛怒,以后又成为很好朋友的人。

一九三八年秋起,我到北平辅仁大学教书,向太师母问安的次数就比较多了。我结婚后有了孩子,她常常亲切地问到我的家庭情况。我当时毫不知道周作人粗暴驱逐鲁迅搬出八道湾的事,

只稍稍听说因为思想异趣,引起不和。我有一次问,八道湾是不是常有人来看望她,她微笑摇摇头说,二先生又教书,又写文章,哪来工夫。她并无责难的意思。

周作人被刺未伤以后,怕太师母看报忧虑,亲自去看太师母一次。她说二先生穿着被手枪子弹射穿的棉袍,掀起给她看看,腹部有一块微红未破的皮肤。他并向太师母略略说了被刺的经过,据说刺客自称是鲁迅的学生请见,进客厅之后,一人对他开枪,一人对一个在座的客人开枪,这个人倒受伤较重,吐了血。这以后,八道湾就门禁森严了。太师母也就没再见到过周作人。

太师母为人很慷慨,乐于助人,所以上海每月的寄款,有时就不够用了。景宋一上来还能勉强凑寄,逐渐困难,就写信给我商量,可否寄一笔钱存我处,每月分送五十元去,钱未到时由我先垫付。我觉得这办法很好,但怕太师母不乐意对她不信任,受限制。不料我去一谈,她非常满意,并说自己不善管家,往往求助的人也不一定真正困难。而且这样子,也就免使上海为难了。她还请我写信告诉景宋,自己对海婴没有丝毫照顾,很感不安,应当首先保证孩子的健康。

后来景宋实在无法了,她写信给我,问我可否商之八道湾设法,我写了信,并未得复。不过我到应该送款的时候,去问太师母,她说八道湾送钱了,也约合每月五十元,有时有米面,那时除特殊人物,是很难买到的。

一九四二年一月我不得不逃出敌陷区北平,妻在我出走时同去津,回平后去报告太师母,她非常关怀,但说苦于爱莫能助。妻说陪送我的人已经回来,一路平安无事,目前生活没有困难,还存点米面,过些时平静些,带孩子回我的未沦陷的故乡,她才安了心,并嘱咐准备快走,越早越好。

妻在我走后,到天津娘家居住,被日本宪兵捕去关了三周,出来后去北平,并未将这事告诉太师母。她时常让朱师母来看看妻

和孩子,时常送点食物。妻因为有孩子和家务,不能常去问安,但朱师母偶来,所以彼此的情况还是了解的。

我走后大概不到一年,太师母去世了,安葬的事当然由八道湾料理,详细的情形我就无从知道了。约一年之后,妻带了两个孩子回到故里叶集,朱师母去世的情况也就不了解了。一九四六年五月我从四川回到故乡,妻曾告诉我说,太师母去世后,朱师母将她穿过的袜子改作两双,送给我们的孩子穿,据说绍兴的风俗如此,这可以使孩子长寿。妻非常感谢,给孩子穿了一时,以后又收藏起来。可惜她在回乡途中丢失了一只箱子,袜子正好珍藏在里面。

一九四九年我们从台北回到北京,以后鲁迅故居开放了,我们全家去瞻仰凭吊,我还为孩子们说了说这段往事。

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,端午节。

(选自 1981 年第 3 期)

鲁迅先生的母亲谈鲁迅先生

俞 芳

鲁迅先生的母亲——鲁太夫人——我和三妹都跟着大姐姐们称呼她老人家为太师母，称呼鲁迅先生为大先生。

我从十一岁见到太师母起，这位老人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后来，大先生一家搬到砖塔胡同六十一号，和我们住在同一个院子里，我们和太师母接近的机会就多起来了。待到西三条新屋建成，大先生一家搬到西三条以后，我们仍然常到他们家里去玩。一九二六年八月大先生离开北京到厦门、广州、上海等地工作，我们去看望太师母的次数更多了。这期间我们也渐渐长大起来。太师母是看着我们长大的，她老人家对待我们就像自家人一样。我总感到这位老人有极大的吸引力，在她老人家身边，我感到幸福、愉快。十多年来，我们受到太师母的爱抚、教育、关怀和帮助是说不尽的。我们对她老人家的感激，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。

太师母是位慈祥、可亲可敬的老人，她老人家记忆力很强，谈锋极健。老人常常对我们讲鲁迅先生的故事，言谈中流露出对鲁迅先生的无限喜爱。

记得鲁迅先生离开北京后，太师母非常想念他，老人把鲁迅先生的照片放在枕边，特别后来接到鲁迅先生从上海寄来广平夫人和海婴的照片，太师母视若珍宝，一并放在床头，一空下来就把照片一张张的看过来，寄托思念之情。有一次，她老人家看着照片，忽然对我说，你看，你们的大先生的一双眼睛多么有神，从他的眼光中，可以看出他很有主见，非常坚强；他从小就不欺负弱小，不畏

强暴；他写文章与人争论，话不饶人，但对朋友心地是很厚道、极善良的。简简单单几句话，道出太师母对鲁迅先生了解之深，喜爱之切。

我有机会聆听太师母讲述鲁迅先生的故事，真是万分荣幸！现在将太师母讲的部分故事，转述如下。限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具体情况，有些情节，不免带着一些迷信色彩，我也写上了，因为里面讲的有些是九十多年前的事情。迷信色彩是难免的。

襁褓中两次“出家”

太师母说：你们的大先生是阴历八月初三出生的，他和“灶司菩萨”同生日，而且他出生的那年是闰年，他出生时的衣包是“蓑衣包”（这是绍兴话，大约是指婴儿的胎包质地薄，像蓑衣的样子的意思）。当时许多老人说：闰年出生的人，又是“蓑衣包”，而且又和菩萨同生日的孩子，是很少的，这样的孩子，将来一定有出息；不过，就怕难养大。于是，我们全家就忙起来了，先是给他向菩萨去“记名”。什么叫“记名”呢？“记名”就是报名的意思。向菩萨报过名，就是说他已是“出家人”了。这样做了我们还不放心，又把他抱到庙里拜和尚为师，表示他已经“出家”做了小和尚；这样做的意思，就是告诉一切“凶神恶鬼”：他已经是“出家人”了，要它们不要来伤害他。总之，他一生下来，我们全家人，上自爷爷，下至太先生和我，都想方设法，使他能够顺利长大成人，因为他是周家我们这一房的长子、长孙。

“胡羊尾巴”的由来

太师母说：你们的大先生，从小就很聪明伶俐，常受到长辈们的称赞。记得有一年正月里太先生陪着几位本家长辈玩牌。周家

规矩，平时是不许打牌的，但每逢过年，正月里，大人们像爷爷、太先生等长辈们是可以到大厅去打麻将牌、纸牌或掷骰子等玩玩的。那时你们的大先生还小，叫名才五岁吧，当然他不可以去玩牌的，但外面很热闹，他就是到大厅里去了。他在牌桌间看看玩玩，大概是想弄点东西吃吃，玩着玩着，他走到太先生身边看他爸爸玩牌了。当时有一位长辈看他可爱，逗趣地问他，欢喜那一个人打赢？他出人意外地回答：“我喜欢大家都赢！”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起来，连连称赞他聪明。从此，你们的大先生得了“胡羊尾巴”的外号。“胡羊尾巴”是绍兴话，含有聪明、伶俐、调皮等等对孩子喜爱和称赞的意思。

择师要领：不打孩子

太师母讲起大先生时，也会回忆到太先生的，有一次老人家很欣慰地说：太先生和我两人，一向反对打骂孩子。太先生比我严厉，孩子们既怕他，又尊敬他；孩子们对我除尊敬外，更亲近些。太先生和我对待孩子们的过错是讲道理，道理懂了，过错就会改正的。在给孩子们挑选老师时，我们有两个条件：第一，学问好，为人正直；第二，不打孩子，因为打骂中长大的孩子，好的不多。

听了太师母的这段话，我想，太先生和太师母的教育观点，对鲁迅先生幼年时期性格的形成，是有一定的关系的。

爱整齐像太先生

太师母说：你们的大先生从小就很爱护书籍和文具用品，总是把它们收拾得整整齐齐，就是包一个纸包也是方方正正的。他的这些习惯，很像太先生。太先生身体一直不大好，但他酷爱整齐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为了挂手巾，在房里挂一条绳子，没想到两个钉子，

钉得有些高低,因此绳子有些歪斜,太先生看到了,觉得很不顺眼,几次进屋来看看又量量,最后终于亲自动手把钉子重新钉过,绳子拉正了,才称心。

小小年纪挑起重担

太师母说:你们的大先生从小就很懂事,办事能干。先是爷爷介孚公出事下狱,接着太先生卧病三年,医治无效,吐狂血逝世,从此沉重的家庭担子,就落在他的肩上。在那艰难的岁月里,他最能体谅我的难处;特别是进当铺典当东西,要遭受到多少势利人的歧视,甚至奚落;可他为了减少我的忧愁和痛苦,从来不在我面前吐露他的苦恼遭遇。而且,对于这些有损自尊心的苦差使,他从没有推托过,每次都是默默地把事情办好,将典当来的钱如数交给我,不吐半句怨言。

太师母接下去说,记得在太先生逝世不久,有一次,本家长辈们为重新分配房屋,集会商议。他们欺负我们这一房孤儿寡母,爷爷又被押在狱中,分给我们的房屋既差又小。你们的大先生对这种不公平的分法,非常不满,当场提出这件事情自己不能做主,要请示爷爷,坚决不肯签字。当时他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,足见他的机智勇敢。当然,这类事带给他内心的创伤是深重的。我心里是明白的。

对巧木工情深谊厚

太师母说:你们的大先生,一向和劳动人民谈得来,他没有“读书人”的架子。在绍兴时,他除农民朋友外,还有一位木工朋友,名叫“和尚”,大家都称呼他为“和尚师傅”。这位木工师傅,年纪比你们的大先生大十来岁,是看着他长大的;很喜欢他,曾做一把木头

“关刀”送给他玩。当时他还小，还是穿和尚衣领的大红棉袄的时候（绍兴习俗：孩子生下来，外婆家要送一件和尚衣领的大红棉袄给孩子，这种衣服做得又长又大，一般可以穿到四五岁）。你们的大先生很喜欢这把“关刀”，拿着它到处“示威”。他天真可爱的举动，常引得大人们发笑。后来他长大了，到南京、日本等地去读书，但他一直没有忘记这位木工师傅，每次从外地回家，总要去看望木工师傅。直到他回国工作，决定全家迁居北京，他回绍兴来接我们时，还去看望木工师傅，并和木工师傅商量如何装箱运书，他生怕心爱的书籍在长途运输中损坏。木工师傅为他出主意，并替他做书箱，建议他用运输绍兴酒坛的办法运书。这办法就是用竹络把书箱络起来，这样，书箱不会松散，书籍不致受损。他照办了。果然，书箱运到北京时，书籍完好无缺。你们的大先生非常赞扬这位木工师傅的办法，常常夸奖他聪明、能干又热心，称赞他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巧木匠。

接信感谢“送信人”

太师母还说：你们的大先生住在这里（指西三条）时，每当傍晚，送挂号信的邮递员叫门，大半是他自己去接信的，接到信后，他总要和邮递员讲讲话。有一次，我问他，你们在外边讲些什么呀？他说，邮递员送信很辛苦（那时邮递员送信都是步行的），信送到了，我请他吸支烟，喝杯水，在门洞里坐坐，歇歇力，表示对他的感谢。太师母接下去说：你们的大先生一向是很体谅别人的辛劳的。

力尽长兄之责

太师母常说：你们的大先生很重情谊，特别是对待自己的兄弟，真是爱护备至。他从小就担负起长孙、长子、长兄的责任，对长